

萧逸



Xiao yi Wu xia jing pin

武侠精品

饮马流花河

面的人，其实并非铁石心肠，只是较诸常人，不容易显现而已。却替春若水的呆滞表情，他却微微地笑了，炯炯目神里，散发着深挚的关怀情意。紧接着他的另一只手，已轻轻移向她的发际，眉梢，轻轻滑过了她染满泪痕的脸。感情充沛时，即使手指也似沾了情意，变得细致多情，温柔而灵活。当它轻轻滑过春若水流泪的脸，却已完成了清结的任务，无异于一方丝绢，揩干了她脸上的凄凄泪痕。

都十九岁了，还像小女孩子一样的爱哭，臊不臊！
那么近近地看着她，宛若有情，其言亦温。春若水真似无所遁形，简直羞死了，有点儿想笑，却又无能为力，她的委屈可大了，岂能一笑置之？轻轻哼了一声，怪不好意思地掉了脸去。

想着想着她又难受了，只是当着君无忌，她可不愿再掉眼泪。感觉着君无忌的那只手，落在了自己发间，温柔地轻轻抚摸着。

春若水的脸红了，一时间心也忐忑。只当是面前的这个人，铜打铁落，全无心肺，吓头，毫无私情可言。这才知道，他亦有情，也有细致体贴的一面，最情是自己错怪了他。

然而，这一切，却像是来得太晚了。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一霎间，心里充满了激情，真恨不能反过身来，一下子扑向他怀里，把无限相思，直个够……

可是，她却没有任何。无论如何，这一霎，相思得酬，此情此景，梦寐以求，尽管是姗姗来迟，终究它还是来了。

感觉着君无忌的那只手，已自移向自己腹下三分处的，气海，穴。双掌会抗处，即使隔着一层厚厚皮裘，亦能感觉到炙身的大片奇热，顿时整个身子已为这阵热息所笼罩。春若水这才知道，对方片刻温存之后，时则在为自己疗伤了，一时由不住缓缓转过脸来！

灯光影里，这个人是有那么有方地深深吸引着她。记忆所及，仿佛还是第一次，自己这么近，这么逼真地打量着他。透过他英俊的脸，越觉其气质独特超然。这才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人，舍此而外，早已不作第二人想。

无忌，无忌，你就放浪一次，紧紧地抱着我吧！这世界只有你我，再没有第三个了。这是她心里的呐喊，自不会为君无忌所闻。她早已无能为力，自甘听其摆布，奉献她的所有了，包括她的爱，她的贞操，以及她整个的靈魂。

如果说这思想是下贱的，是猥褰的，而在这一霎，她也自惭了。面前人，其实并非铁石心肠，只是较诸常人，不容易显现而已。迎着春若水的呆滞表情，他却微微地笑了，炯炯目神里，散发着深挚的关怀情意。紧接着他的另一只手，已轻轻移向她的发际，眉梢，轻轻滑过了她染满泪痕的脸。

感情充沛时，即使手指也似沾了情意，变得细致多情，温柔而灵活。当它轻轻滑过春若水流泪的脸，却已完成了清结的任务，无异于一方丝绢，揩干了她脸上的凄凄泪痕。

都十九岁了，还像小女孩子一样的爱哭，臊不臊！

萧逸



武侠精品
Xiao yi Wu xia jing pin

饮马流花河

下

第十六节

随着身子的前进，景致更有不同。

猛可里响起了凄厉的一声猿啼，观其声势起自对岭巉崖，其声高亢，仿佛一把锋利的尖刀，突地划开冰封的天幕，乍听下，真有惊魂夺魄之势。

偏偏余音荡漾迂回，历久不歇，于此幽冥中夜，平添无限深凄、壮观。

春若水不自禁地定住了脚步，感到有些儿害怕，一颗心更是起伏跳动不已。连峰巉巉中夜猿啼，原已摄人心魄，四面雪光所汇集的袭人寒风，更似万千钢针，一股脑地投向人体，冷得她一个劲儿地直打哆嗦。体伤初愈，简直无能招架。

这般景色、气势，偏偏无福消受。春若水这才警悟到，一个人的胸襟气魄，原待于大自然的洗练淘淬，一分根骨，一分造化，却也勉强不来，准乎此，那“仙风道骨”、“神姿清澈”的造型，毕竟有别于凡夫俗子的意态庸俗，所谓的“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”，正是冥冥中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呢！

她一面把身上皮裘裹紧了，两只眼睛却贪恋地向对岭眺望着，敢情为对岭那一道无声的玉泉飞瀑所吸引，不自觉地便自向前走了过去。只是寒气袭人，冷得她简直挺受不住，身上虽然裹着君无忌的一袭皮裘，感觉上竟似没有着衣般的单寒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加速了脚步，直向一片石林间奔去。

俟到身子进入石林，才自觉出寒冷大减。当下也就顾不得欣赏眼前美景，先找了个背风处坐下，强自镇定心神，随即运行起吐纳调息之功，直到“坎离”相交，小腹生热，身上才复兴起了舒泰的暖意，便自匆匆站起。

这一站起，却让她意外地吃了一惊！一条人影，宛若临空巨鸟，呼地由面前掠过去。

春若水吓了一跳，本能地忙自蹲下了身子，透过当前石林空隙，清晰地看见一条纤细人影，倏地落于石林尖峰，旋踵间已临当前。

冷月繁星，映衬以皑皑白雪，所见极清。春若水方自认出来人是一个身披狐裘的长身少女，后者已玉树临风般现身当前。

来人少女似乎已有所见，随着她落下的身势，清叱一声，右掌蓦地直劈而出。这一掌直认着春若水藏身之处发来，掌力疾劲，声若裂帛。春若水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时候竟会遇见了这么奇怪的人，乍见之初即以重手伤人。来人少女功力极是精湛。这一掌幸亏有石笋在前抵挡，掌风击处，石屑纷飞，随着来人少女的一声清叱，窈窕倩影，腾空跃起，一起乍落，已向石后抄落下来。

春若水大伤初愈，原是不便施展身法，却也不能坐以待毙，眼看着对方少女功力了得，生恐为她掌力击中，心里一急，随手自地上摸了一双石砾，扬手直朝着对方来势用力掷出。

来人少女身势几将下落的当儿，蓦地向后一收，凌空一个倒翻，呼啦啦已自退出了丈许开外。

一经施展，更不稍缓须臾，春若水不待身势略定，随即连续两个快速施展，“扑扑扑”疾风回荡，宛若老鹰扑扬，起落间，已扑出石林以外。

观其身势，不可谓不快了，无如眼前这个长身少女却是放她不过，身法之快，更是出人意料。春若水身子方自站起，眼前人影飘动，对方人影，已到了眼前。这一霎无异惊险万状，春若水情急之下，不假多思，右手抖处，猛地向对方脸上抓了过去。俟到她手掌递出一半，才自觉到对方少女那张脸极为眼熟，心中一惊，却已无能收回。

来人身手端的了得。春若水一待发觉招式用老，想要收回，其势已是不及。即为对方少女巧妙地拿住了腕脉上关寸要口处，顿时动弹不得。

至此，双方目光交接，才算把彼此看了个清楚。春若水几经凝神，才自肯定认出了对方正是那个被疑为来自摇光殿的沈姑娘。这个突然的认定，登时使得她心里一阵惊慌，待要抽身而退，却是万万不能。

沈瑶仙的表情，却似比她更为惊讶：“哦！是你？”说话时，手指已自松开，却是满脸迷惑表情，“春若水，春大小姐，会是你么？……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一边说，那一双黑黝黝的眼睛，早已在对方全身上下转了十万八千转，越是扑朔迷离。

春若水惊魂甫定，身子后退了几步，被对方这么一问，再看看自己这一身，却是窘迫不堪，一时几乎呆住。停了好一会儿，才自转过念来。

沈瑶仙那双明亮的眼睛，真像是比剑还要锋利，死死地盯住她，分明疑

团未释，等待着她的说明。

春若水被她看得怪不自然，耸了一下肩，嗔道：“怎么不会在这里？你能来我就不能来么？”

沈瑶仙越是不解地道：“半夜三更放着觉不睡！你发疯了？”

“你还不是一样。”春若水干脆硬下脸来，却也不甘输口的反唇相讥。说了这句话，她随即转身自去。沈瑶仙只是冷冷地瞧着她。走了几步，春若水却又停下，心里忖着：我岂能就此转回？若为她发现了君无忌的住处，那还得了？这么一想，她就改了个方向，继续前行。

沈瑶仙仍然站在原处，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她。

春若水走了十几步，才自觉出，这里是个孤峰，四面绝壑，哪里有路可通？除了上下可行，简直别无可行。这可就面临一个难题了。往上去，无疑通向君无忌居住石室，一个不好，便有暴露石室藏处的可能，往下走，无尽无止，却又上哪里去？自己体伤未愈，一来不便过于劳累，再者三更半夜，认路不清，下行山势连绵，无尽无休，慢说自己毫无山行经验，就是久于此道的人，也不敢失之大意，万一迷了路，那可是死路一条，却是莽撞不得。这么一想，不禁又停了下来，上下左右皆不得行，可真是作了大难。

“你是要上去还是下去呢！”听见话声时，沈瑶仙显然已来到了面前。话声方歇，随着她举手之处，只听得“呼”一声，一团火光已自亮起。

那是一个制作精巧的引火器，火焰自一个特制的喷口吐出，较诸一般江湖中人所使用的“火折子”看来方便得多，而且所发出的火光也强得多，喷出的火苗子足有尺许来高，黑夜里看来尤其显眼，附近山石树木，一时无所遁形，俱都被映照得十分清晰。春若水自是也不例外，登时暴露于火光之中。

“你……要干什么？”看看自己这一身，的确是臊得发慌。全身上下，除了那双靴子是自己的以外，全是借穿君无忌的，以无忌之高大魁梧较之若水之窈窕婀娜，自是不成比例，这一些看在了沈瑶仙眼里，不啻疑窦大启，脸上更不禁充满了迷惑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你真把我弄糊涂了！你穿的都是些什么？是谁的衣裳？”

春若水不禁脸上一红，这事说来话长，一时碍难回答，干脆给她来个不理不睬，把身子掉了过去。

沈瑶仙突地收起了手上打火器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却是眨也不眨地盯着她。

“哼！你以为不说话，我就猜不出来？”

“你猜什么？”

“君无忌！”

“君……无忌！”

“别装了。”沈瑶仙一霎间冷下脸来，“告诉我，他住在哪里？”

一面说，环目四盼，越似生气地道：“我就知道他一定住在附近不远，想不到你……”

春若水忍不住插口嗔道：“你别乱说，我只是在这里养伤。”

“养伤？”说时，她缓缓前进了两步，“这么说，你受伤了？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春若水赌气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哼！好厉害，倒要看看你这个伤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话声方歇，陡地一掌直向春若水脸上击来。春若水倏地一惊，忙自闪身，却不意沈瑶仙这一手原本就是虚招，旨在诱使对方上当。春若水这么一闪，正好中了她的诡计。须知“摇光殿”绝技，变幻莫测，沈瑶仙得力于殿主李无心的亲自调教，视同己出，成就自是不凡，这一手“迷宫换掌”，施展得简直无懈可击。随着她的出手，整个身子宛若春风一掬，蓦地袭了过去，春若水原本就不是她的对手，更何况眼前功力未复，一身衣着，又是这般肥大，挥动起来，不啻大费周章，如此一来，简直防不胜防，不及退身半步，已为沈瑶仙一只纤纤素手，陡地贴在了小腹之上。

这地方位当“丹田”，藏伏着“气海”一穴，最称要害，沈瑶仙果真有意要置其于死地，只消七成功力向外一吐，春若水定当溅血当场。她却不此之图，也没有这么狠心。正如所说，沈瑶仙此举不过旨在试探她的内气真力，如果春若水果真负伤，一探之下，便当分晓。

春若水吓了一大跳，无意之中，为对方掌势贴中腹下要害，这一瞬无论攻防，俱已不及，复觉得小腹上一阵奇热，似已为对方内气真力攻入，由不住吓得一呆，只以为对方毒手之下，性命休矣。却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沈瑶仙不过只是试探她的内气真力而已，掌上热力一经吐出，立刻又自收回，整个身子却在同一时间，野鹤振空般地拔了起来，飘出七尺开外，翩翩如一片落叶，落身于一根石笋之巅。

春若水虽不曾为对方功力所伤，却以猝当巨力，全身大大地震动一下，一连后退了两步，差一点儿坐倒地上。这番动作一经落在沈瑶仙眼里，当知对方所言非虚，确似功力大逊昔日。

“你果然受伤了！不过看起来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是哪一个好心的人救了你？”

即使在黑夜里，春若水却也能感觉出，对方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正自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。春若水赌气地扭过了身子，不搭理她。

沈瑶仙何等聪明，看在眼里，岂能会有不知之理，“你不说就当我不知道了！不用说，又是那一位好心的君先生了？”忽然她寒下脸来，上前一步道，“他住在哪里？告诉我！”

春若水气不过地看了她一眼，依然是一句话也不说。她想到了刚才君无忌所说的话，看起来，这个沈瑶仙果然是来自摇光殿的人，旨在找君无忌寻仇来了。这么一想，顿时吃惊不小，一双眼睛禁不住充满疑惑地转向对方看去。

沈瑶仙说：“为什么这么看我，难道你听不懂我的话？”

春若水强作出一个微笑说：“你这个人真奇怪，你以为君无忌会住在这里？我已经告诉你我不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多问？”

沈瑶仙冷冷地看着她，暂不置言。这一霎心如电转，思忖着：“我又何必与她多费唇舌，先给这丫头一个厉害，把她拿到手里，还怕她不乖乖地带我去么？”可是紧接着另一个念头，却又颇不以为然，算了，她身上还带着伤，这么一来，倒似我在乘人之危！既然她现身附近，料必住处不远，还怕找不到么？这么一想，干脆不再多说，看看春若水，做了个神秘的微笑，倏地肩头轻晃，野鹤振飞般的，已自拔空直起，紧接着三数个起落，直向着绝顶巅峰，骤升而起。

春若水想不到对方忽然间，竟会有此一手，由于沈瑶仙投身之处，正是君无忌所居住的石室藏处，直以为已为对方看破了行藏，心里略吃一惊，一时顾不得体伤未愈，紧跟着她起势之后，施展全身之力，也自腾身跃起，紧紧跟了过去。

此去峰顶，原本就没有多少路，二女身法又是如此之快，一前一后转瞬瞬间已到了尽头。沈瑶仙身势甫定，倏地回身以待，紧接着春若水也自来到眼前。

只以为对方已看破了行藏，春若水自是吃惊不小，行色间不免慌张，身子方定，惊心未已，才发觉到沈瑶仙出乎意外的冷静，正自用着一双澄波眸子，静静地观察着自己。春若水心里一动，这才知道自己一时大意，情急间不察，自己露了破绽，正所谓“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”，这番失措动作，一经落在了沈瑶仙眼中，无异不打自招。心里一惊，眼巴巴直向着沈瑶仙脸上望去。

沈瑶仙挑动了一下细长的眉毛，颇为惊讶地说：“噢！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春若水不惯撒谎，忽然为对方这么一问，顿时无言以对。

偏偏沈瑶仙剔透玲珑，那一双显示着绝顶聪明的眼睛就是放不过她，直

直地逼视着她，像是把她看了个全身透穿，一点儿也藏不得私。

春若水立刻觉出自己又错了，一时愈显慌张，脸上红白不定，仓猝间直似在对方湛湛目神之下，败下阵来。

沈瑶仙透过对方表情，越加确定自己猜测不错，那就是君无忌一定藏身在这里了。她随即移动视线、缓缓向附近小心观察。这地方既当一岭巅峰，当知腹地不大，若是认定了藏有秘密，便只有正中石峰。把一切看在眼里，沈瑶仙随即不再迟疑，身形轻晃，异常轻灵地已闪身崖前。

春若水目睹下，心里更是吃惊，那是因为对方落身处，分明正当石室入口，方才自己出来，一时随兴，也不知是否关好了门？若有大意，落在了对方眼里，定将无所遁形，心里一急，由不住又自向前踏了一步。

沈瑶仙冰雪聪明，偏偏心细如发，虽在动作之中，却不曾对春若水有任何疏忽。这时见状，心里便已笃定，当时后退一步，右手凝具功力，以劈空掌力一掌直向当前石壁击去。掌力充沛疾劲，这一掌旨在探测虚实，虽说并非全力施展，却也相当可观，掌风过处，石屑纷飞，发出轰然一声巨响，静夜里真有惊人之势。

一掌既出，更不迟疑。随着她出手的掌势，双手连续向外发出，配合着她转动的身势，乃是一系列的“如意进身掌”式，罡烈的掌风，击向石峰，固不能有所震撼，只是迂回的风势，所发出的尖啸声，却是凌厉十分。

蓦地，一扇石门，随着她劈出的掌风，霍然开启。春若水早已提高警觉，眼看之下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双脚顿处，箭矢也似直向室内纵入，沈瑶仙慌不迭也自抢身跟进。

双方身法都够快的，几乎同时扑了进去。在春若水的意识里，只以为沈瑶仙会猝然对君无忌有所加害，后者很可能由于坐关正当要紧关头，一时不克分心，而致受创。有此一番顾虑，才致显现得如此张皇，哪里想到，二女以迅雷不及掩耳快速身法，先后扑入石室，室内却空空如也，并不见君无忌的人影。这一霎炉火尽熄，壁间灯盏，却依然燃着，灯焰荧荧，散发出一派淡淡青光。

春若水正自为君无忌安危挂心，见状自是高兴，喜滋滋地转过身来，看向沈瑶仙，倒要看她如何自处。

沈瑶仙无意间发现了这处石室，一时大为惊讶，君无忌虽不在，她却并不在意，要紧的是既已发现了他的住处，便已掌握了他的行动范围所属，又何必在乎他的一时出没无常？

四只眼睛对看之下，沈瑶仙也同她一样地报以微笑。当下她轻移身躯，走向君无忌前此静坐之处，弯下身来看看，又伸出一只手在皮褥上摸了一

下，显然余温尚在，不用说，瞬间之前，犹有人在此静坐，这个人是谁？实已呼之欲出。

“想不到这里竟有这么个好地方，要不是你带我来，我真的一辈子也找不着。”目光一转，看向春若水，长眉微分，浅浅含笑，道：“你真是好福气，竟能在这里养伤，还有人亲切地就近照顾，怪不得乐不思蜀了！”话声悦耳，是那种掺有苏州口音的京语，声音不高不低，甚是动听，却有一种凝而不散的迂回劲道，直似穿壁而出，将声音传之室外，显然引自内功中极上乘的“九转河车”心法。这个来自“摇光殿”的神秘姑娘，真有鬼神不测之能，果真存心与君无忌为敌，后者是否仍能保持着以往“百战百胜”的光荣战绩，可就大堪存疑。

话声出口，沈瑶仙已姗姗步向侧面新开的那扇横窗，自此外眺，一天星月，分外灿烂。她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眉眼间不无所感，迎着一袭月光，益见其神姿清澈，如琼林珙树，却是高秀越逸，绵密精严，令人难以捉摸的诡异精奥。

春若水自付着君无忌已是有防在先，大可不必为他过于担心，沈瑶仙既是一派从容，自己又何必自示其短！一念之兴，她随即暂释忧怀，转向壁间，拾起两截松枝，加入已是灰烬的壁炉，幸得些微余烬而燃，不久便自引着，散发出熊熊火光。

沈瑶仙其时已自个儿在铺有兽皮的石墩上坐下。春若水也坐下来，四只同称美丽的剪水双瞳，不期然地便自又会合在了一块。实话说，她们虽然过去见过几面，却属流离倥偬之间，虽曾动手过招，也只在片刻之间，却不曾像眼前这般心平气和地互相凝视，切切对望，自是纤微毕现，一些儿也不容藏私。

炉火熊熊，洋溢起的和煦暖意，随即驱散了室内砭骨的奇寒，却也似驱散了彼此一上来的隐隐敌意。透过了双方清澄明澈，像是会说话的那双大眼睛，更好似惺惺相惜！这原是人性中至美的情操，只有在冷静后，明真见性的一霎，才得显现。

“春小太岁！”沈瑶仙唇角微牵，含着微微的笑，静静地瞧着她说，“信不信，我听说你的大名已经很久了。”

“结果你一定很失望，是不是？”春若水看着她讪讪地说，“因为我的武功比起你来，差得太远了。”

“不错！”沈瑶仙说，“如果仅仅以武功来作比较，你当然不是我的对手，但是，作为一个人来说，应该有更值得推崇的价值，武功其实是微不足道的，尤其是我们女人，她所显现的光彩，有时候并不在于外表的谁强谁弱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忽然中途顿住，娟秀而有英气的脸上一霎间显现出淡淡愁悵，那是一种落寞的感伤，更似若有所憾：“所以，珍惜你的一切吧！”这时，她娟秀的脸上忽似罩下了一层寒冷，不禁苦笑道：“关于今夜之事，我也自觉遗憾，打搅了你们的兴致，但是，那却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”

话声稍顿，右手轻抡，已把背后一口青沙鱼皮、形式古雅的长剑摘了下来，那一双湛湛目神的眼睛，情不自禁地便自落在了这口带鞘的长剑上，一刹那间，似激起了她的意志豪情，毕竟她还不曾忘记此行的重要任务，却也不是轻易放弃原则的人。

这口形式古雅的长剑，平平地搁置在她身边石案上，显示着她的耐心与无比从容。春若水几乎已看穿了她的意图，原已平静的心，再一次为之紊乱。“你……要干什么？”

“等他回来！”微微一笑，她看向春若水，长眉轻轻一挑：“他一定会回来，是吧？”

这个“他”当然指的是君无忌，其实心照不宣。

“然后呢？”春若水眼睛里满是惊恐，“他回来以后呢？”

沈瑶仙不自禁地苦笑了一下，落目于几上长剑，妙目一转，看向春若水：“你好像很紧张，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春若水再也不想掩饰她的伪装，“到底又为了什么呢？君无忌为人正直，他……”

“我比你更清楚他的为人！”沈瑶仙插口道，“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事，你不必多管，再说，只怕你也管不了，所以，我要是你，大可在一旁静坐不言，坐山观虎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春若水原已站起，聆听之下，缓缓地又坐下来。只是她却按捺不住心里的一口闷气，愤愤地道：“哼！你真的以为他会回来？”

“他当然会回来！”沈瑶仙微笑着摇了摇头，道，“看起来，你认识他还不够深！”

“难道他这么傻，明知道你在这里等他拼命，还会回来？”

“这就是他不同于常人之处！”沈瑶仙冷冷地说，“也是让我最敬重的地方！难道你不这么认为？”

春若水忽然站起来说：“好吧！那我们就干脆到外面去等他吧！”

沈瑶仙淡淡一笑道：“你对他果然情深义重，用心良苦，怪不得君无忌如此风骨之人，亦会为你所动，只可惜你的苦心白费了！”

春若水被她说破用心，脸上一阵发红，无如事关君无忌生死大事，也只得暂时豁了出去。正打算拼着为她嘲笑，也要来到门外，将石门大开，如此

君无忌返回之先，必能有所窥知，也就可以事先预作安排，或可避却一场生死之争。想到就做，春若水心里思忖着，正待向门外走近，石门忽然开启，魁梧轩昂的君无忌，竟已当门而立。

“啊！你……”乍见之下，春若水惊得呆住了。

沈瑶仙略含微笑的眼波，静静地由她脸上掠过，宛似在说：“如何？”然而，毕竟与君无忌的相见，不可忽视，万不能掉以轻心，是以，她的眼睛在转视向君无忌的一霎，多少显示出事态的严肃以及无可奈何的凄凉。“我知道是你回来了！”沈瑶仙凄凉的目光，平静地向他注视着，“这地方真隐秘，要不是我无意来到了这个山峰，一辈子也找不着！”

“但你还是找到了，欢迎之至！”一面说，君无忌脱下了外罩的一袭皮裘，接着，他由一边石桌上拿起了瓷壶，转身门外，很快地转回来，壶内已满盛白雪。接着他把壶置于炉火上，含笑道：“这里主人，留有上好香茗，难得两位嘉宾俱都在座，如此良夜，正可尽兴一饮，沈姑娘可有此雅兴，等得么？”

沈瑶仙浅笑点头道：“那我就叨扰你了，走了半夜，正口渴呢！”

君无忌颇是高兴地取出了一个小小锦匣，内盛小巧杯皿，置于几上，壶水既沸，即淋其上，谓之“暖壶”，再置茶叶，添水再弃，第二过，容少顷片刻，才徐徐斟向各人杯内。

二女这才注意到，面前这一套小巧杯具，晶莹剔透，宛若明珠美玉，细察之下，才自觉果然是上好美玉所琢，试看玉质纯白，宛若羊脂，更仿佛能自行放光。握在手里滑润而有温泽，令人爱不释手，显然世罕其见，当属稀世之珍。

春若水心里惦念着他们的一触即发，却也无心顾及其他，倒是他们双方，自见面之始，即显现出一派从容和谐，固不曾论及寻仇交手之事，眼前之煮茗待客，名器饕人，更似友谊深挚，哪里看得出一些敌对气氛？春若水看在眼里，不免暗自纳罕，以此斯文相处，万难料想到随后你死我活的拼杀格斗将会如何发生！她的一颗心是那么忐忑难安，下意识里，每每对沈瑶仙投以注目，窥测着她的事发突然，有所异动。

偏偏沈瑶仙的兴致如此之高，眼前更似陶醉于玉器香茗。美目顾盼，巧笑嫣然，十足的美人胚子，衬以月华炉火，平添无限娇媚。

“好可爱的杯子！”说时，她侧过身来，把玉杯举高了，迎着横棖泻来的一抹月华，纤手白玉，两相辉映，小小杯盏，真似一颗发光体，闪烁出一片璀璨，茶色晶莹，渗之欲出，色如琥珀，颤颤欲滴。至此，沈瑶仙的笑容，更增迷艳，美目轻盼，看向主人道：“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便是名满天下的

‘夜光常满杯’了，可是？”

君无忌颇似意外地点了一下头：“姑娘高见，正是此物，却不知你是怎么认出来的？”

沈瑶仙微笑道：“暂时给你打个哑谜，不告诉你，不过，我对此杯早有耳闻，确实无限向往。”微微一顿，目光里含蓄着几许神秘，若有所思地看向君无忌，缓缓说道：“如果真是传说中的夜光杯，应是一组五只，这里却少了两只。”

君无忌略似一怔，含笑道：“姑娘好见识，看来我是藏私不能了。”一面说，随即抽开匣格，现出下面的一层，于细锦衬垫里，现出另外两只小巧玉杯以及一只形式古雅的扁平玉壶。

“这就对了！”沈瑶仙目光一转，“可以借我就近一瞧么？”

君无忌目光深邃地注视着她：“正要请教高明，姑娘请看！”

沈瑶仙随即取杯在手，迎着一片月光细细观赏了一回，一面含笑点头，将两杯一壶重新放回盒内。“我久闻夜光常满杯其名，渴望着能有机会一见，想不到今夜无意间竟会偿了夙愿，请恕我一时好奇，如此稀世奇珍，君先生你是如何得到？可肯赐告一二？”说时一双妙目，直向君无忌脸上逼视过去。

君无忌一笑道：“姑娘见问，敢不直说？实不相瞒，这套玉杯并非为我所有，只是受人请托，代为转交物主，不过直到如今为止，却还没有找到那位物主，无奈也只好暂为保管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沈瑶仙眨了一下明亮的眼睛，“那位物主的大名是……”

“这就不便见告了！”一霎间，君无忌脸上罩下了无限凄凉。“茶凉了，二位姑娘请用茶吧！”他随即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沈、春二位姑娘亦先后饮尽杯中香茗。原来玉杯甚小，一饮而尽，亦不过恰适其口。茶汁微苦，却有透鼻奇芬，俟到吞下之后，口腔内才自隐隐泛出甜意。

春若水忍不住赞了声：“好茶！”

沈瑶仙一笑回眸道：“你也喜欢茶么？”

春若水见她意态温柔、言出斯文，较之先前凌厉出手，简直判若两人，颇似“化干戈为玉帛”之意，心中不由高兴，无意间，乃对其产生了许多好感。谛听之下，不由含笑道：“也只是喜欢而已，这味儿很像是西湖的‘六门旗枪’，不知对也不对？”

君无忌点头道：“猜对了，二位姑娘年纪轻轻，想不到阅历如此丰硕，令人无限钦服。”

沈瑶仙原也是嗜茶之人，以其特殊遭遇，幼随李无心，久受其教，学识武功，世罕其匹，只不欲人前卖弄。无如才高技精，举之当世，难望得一知音，春若水一方之秀，清丽绝俗，一上来即对她存有好感，唯此番邂逅，虽非对她，亦不免心生惺惺相惜。

双方互看一眼，不自觉地相视一笑。

“姐姐方才说到的夜光杯，原来就是眼前之物，我也是早闻其名，想不到在这里看见。真是名不虚传，当真它会自己发光么？”春若水说道。

沈瑶仙听她竟忽然对自己改了称呼，一时颇感诧异，只是当她发觉到对方的一派纯真，不染世态，也就甘于自承。

双方相视一笑，多少心事感怀，尽在不言之中。

“我想是不会的，即使是传说中的夜明珠，也绝不会在黑暗之中，自己放光，还是要借助外来的光，引发它本身感光的折射能力。是不是，君先生？”杏目微转，看向君无忌，此一霎，分明凌厉尽去，只是娇柔的大方仪态，确是我见犹怜。

君无忌亦不禁为她的绝世风华所吸引，只是却保留着一份警惕，一个镇静如斯的人，也绝不是一个轻言放弃原则的人。

“姑娘说得极是，这例子很明显，就像姑娘你面前的这口宝剑，想来必然极其锋利明亮，很可能有截金断玉之利，只是它也绝不会真的在无星无月的夜晚，自行放光的。”

“对了！”含蓄着静静的笑靥，沈瑶仙的目光，随即投落在自己面前的那口剑上。

剔透玲珑的春若水，立刻有所觉察，自然地向她注视过去，默察着她的微妙反应。只是春若水却不曾看出丝毫异态，甚至于透过对方最称敏感的那一双剪水双瞳，亦不见丝毫异常神采。

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情绪，控制到如此绝对冷静地步，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正因为如此，对方姑娘的下一步行止，也就益加的难以预知。

沈瑶仙已自长几上缓缓地拿起了她那口形式古雅的心爱吴钩，纤指按动哑簧，将一口堪称明亮的玉泉青锋，现诸眼前，迎以月色，立时光华大显。

“君兄，你是此道的大行家，我这口剑，却也当得上稀世之珍，你可知它的出处么？”边说已自合剑入鞘，一并递了过来。

君无忌接过来，细看了一遍，特别注意它细窄的剑锋，以及不同于一般的如意吞口，微微点了一下头：“我知道，这是至今尚存的殷商七剑之一——‘冰弦’，难得，难得！”

沈瑶仙颇似诧异地道：“你果然阅历丰硕，看来是考不住你了！”

春若水好奇地问道：“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？”

沈瑶仙正要回答，临时又止住，却把一双眼睛看向君无忌，倒要听他怎么回答。

君无忌点头道：“那是因为这口剑剑身较一般的剑要细窄得多，也薄得多，劈风有声，音若冰瑟，所以得名。”话声方歇，振腕出剑。空中银芒交映，“嗡”然作响，声若老琴冰弦，果然不同一般。一出即收，铮然作响中，已自回剑鞘内。

春若水既惊名剑之非比寻常，更感于君无忌之快迅出手，宛若惊电飞虹，料想着如有当面敌人，定当难以防守，死于非命。她来自负于一身武功，流花河岸已无人能出其右，却不知一夕风云，聚集了如此众多奇人异士，姑不论眼前之君无忌、沈瑶仙——人中龙凤，即汉王高煦之一干手下，也不乏此道健者，更遑论那放浪形骸的醉道人，以及传说中的什么李无心了。春若水心里兴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触，多少含蓄着自惭与内疚，对于往昔的任性自大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直觉地感觉到肤浅幼稚，下意识里，更且对眼前的君无忌、沈瑶仙萌生出新的敬意。

沈瑶仙接过了“冰弦”古剑，那一双深邃的眼睛，颇似有所感怀地看向君无忌。这许多年以来，除了师门的苗人俊之外，她不曾再见识过另一位杰出少年，有之，舍君无忌而莫属了，这个君无忌更似较她所想象犹要高出了许多，不只是武功学识，甚而内涵气势，实在令人心仪。然而，眼前这些都是她所急欲排除的。沈瑶仙的眼睛里，这一霎亦显出无比的遗憾，一种失落的遗憾。

“你的知识丰硕，并不限书本的一面，真令人钦佩。”缓缓举起了手上的“夜光常满杯”，迎以月光，恰似拿持着一颗璀璨奇光的明珠。“这杯子真美！”她再一次发出了赞美，美目微侧，视向君无忌，“对于这套夜光常满杯，我有一份好奇，如果你不嫌烦，可以赐告一些它所不为外人知的底细么？”

君无忌点点头说：“在下遵命。”于是接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这夜光杯乃系自祁连山上好美玉之精所琢制，为一千数百年前，当时西域向周朝皇帝所进的贡物，二壶五杯，茶酒皆宜，这五只杯子，非但形式各异，玉质也各有不同，迎以月光，各呈异色。”微微一笑，他信手拿起了面前玉杯，邀向月光，顿时呈现出一圈淡淡黄色，茶玉一色，宛若一体，较之沈瑶仙方才所示，显然又自不同。

“哦！”沈瑶仙惊讶道，“原来颜色不同。”春若水一时好奇，也把自己面前玉杯举起，透过月华，她的这只杯子所显现的竟是一派艳绿，连带着她的

发眉皆碧。两位姑娘目睹之下，俱不禁叫起妙来。

“这是‘一触欲滴’的翠绿。”君无忌改指向沈瑶仙所持的那一只道：“这是‘玉满而流’的洁白，我的这一只却是‘鹅黄羽绒’的疏淡，加上另外的两只，分别是‘藕满池塘’的浓郁，‘天容海色’的粗犷，千姿百态，各随人意，其名贵便自于此了。”

二女轻轻念了一遍，总计是“一触欲滴”的翠绿、“玉满而流”的洁白，“鹅黄羽绒”的疏淡、“藕满池塘”的浓郁、“天容海色”的粗犷，合计为五。分别应在五只“玉杯”身上的名号是如此的雅，以之对照眼前，一一应验，并无丝毫夸大过誉。

二女年岁相若，童心未泯，喜滋滋地各自把玩一通，连连称妙不已。

君无忌复为各人斟上新茶。

沈瑶仙再次举步，迎向月光时，才自觉出天边玉蟾，已不复先时之明亮。偏首炉火亦不复先时烈炽。山静猿宿，水凉鸟飞，当是曲终人散时候。她似有无可奈何的遗憾，一时脸色戚戚，她确定终将无悖于此行宗旨。

“多谢你的盛情款待，此情景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，今生不会忘记。”微微一笑，却是凄凉的苦笑，“我的意思……如果我还能侥幸活着离开这里的话！”

君无忌微似一惊，立刻明白了她的弦外之音。“姑娘言重了，这里地势空旷，天高日远，你既来得，当然去得，更无一人能与阻挡。”说话之间，他的表情亦显深沉。湛湛目神，其实已有所期，该来的毕竟还是来了。

春若水冷眼旁观，一时心旌频摇，花容失色，意料着自己最恐惧害怕的事，终于发生了。她以异常关切的眼神，向君无忌、沈瑶仙注视过去，目光里显示的是那种“无助”，甚而“乞怜”，只是事有定数，显然却非她所能挽回的了。

沈瑶仙呆了一呆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可知道今夜我的来意？君兄？”

这“君兄”二字，清晰地吐自她的芳唇，听来别具余韵，却似断肠。说完，沈瑶仙已自位子上姗姗站起。

君无忌点点头道：“我明白，姑娘无需多说。”

沈瑶仙凄迷的目光，直直逼视着他：“这么说，我的出身来处，你也知道了？”

“略知一二！”君无忌犀利的目光，直向沈瑶仙脸上逼近过来，“你来自‘摇光殿’，便是人称摇光殿公主的沈瑶仙，令师李无心，其实也是姑娘的义母，如果外传不讹，这位殿主实已把一身所学，倾囊相授，这就是说姑娘一身武功，实在与令师已无分轩轻，相去不远，可喜可贺！”

沈瑶仙淡淡一笑说道：“君兄，你过于抬高我了，不瞒你说，义母之于我，确是情深义重，即使较之亲生母女，亦无不及，只是限于先天质禀，虽承她老人家耳提面命，苦心造就，终是力有不逮，说来惭愧，直到如今，也只不过继承了她老人家七成功力而已，哪里敢与她老人家相提并论？更遑论什么无分轩轾了！”

君无忌黯然点头道：“我确信姑娘言出有征，对于贵殿殿主，我只是由衷敬仰，却只恨无缘识荆。”

沈瑶仙随即道：“难得你对敝门事如数家珍，那么，摇光殿之一贯所行，谅来亦为你所深知的了！”

君无忌摇头道：“我岂能有此能耐？姑娘你也高估我了！倒是姑娘的来意，却可管窥一二。”说到这里，微有所顿，随即改口道：“天将破晓，姑娘请示行旨，我听命就是。”

沈瑶仙呆了一呆，脸上像是着了一层霜般的寒冷，甚久她才点头道：“殿主决令至严，我也无能例外，五日后便是我返殿复命的日子，如果明天不走，可就来不及了。我内心却有一份兢惊，担心不是你的敌手，果真如此，一了百了，倒也了却了心中许多烦恼。”末后数言，语涉凄凉，显示在她淡淡笑靥里，别具冰艳幽柔。话声出口，她随即拿起了几上长剑，缓缓向石室外步出。

君无忌转向石壁，取下了他那口亦称形式古雅的长剑，抚剑凄凉，颇似有所感触。不经意的，却与俏立壁边、满脸关怀的春若水目光接触，乃自作出了违心的微笑：“我即将与沈姑娘比试剑技，凑巧少了个旁观的证人，就烦姑娘暂时权充，你可愿意？”

春若水冰雪聪明，在一旁察言观色，早已把此番事态了然于胸，既已知悉事情之无可挽回的必然性，也就不再痴心意图从中化解。

“我愿意。”她随即拿起皮裘，穿在身上，君无忌却已踏出门外。

君无忌一径来到了近前。面迎着对崖的一道飞瀑怒潮，沈瑶仙静静地正在等候着他。

飞瀑无声，月色惨淡。一双并世的少年男女只是无言地互相凝视着。这一霎，春若水却已悄悄地来到了眼前。

沈瑶仙点头笑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与君先生比剑，各本所学，兵刃无眼，难免挂彩，即使赔上性命，也无怨尤。”微微一顿，目光微侧，转向君无忌，惨然作笑道：“君兄，你说呢？”

君无忌点点头：“但凭姑娘做主。”

说了这句话，他即不再多说，他与沈瑶仙心里都再清楚不过，说是“比剑”，不过为示从容风度，好听而已，其实无异于十足的搏命拼杀，既为“搏命拼杀”，便只有生死之分，而绝无幸免了。然而，对于沈瑶仙，他衷心有一分敬仰，更承情于她的妙手回春，使自己前此免于死难，如今却被迫于要用自己手中之剑，与她作无情的搏杀，无论谁胜谁负，都将是人间至惨凄凉之事。面对着沈瑶仙那一双若似有情却又若似寒芒的眼睛，他有说不出的沉闷，简直为之气馁，长叹一声，径自远眺向对岭飞泉。

沈瑶仙淡淡一笑说：“人生百年，亦难免一死，以我来说，希望能死在你手里，也可以了无遗憾。君兄，你可知为了什么？”

君无忌料不到这一霎，她竟然会忽然说出了这样的话，一时无言以对，只向对方默默怅望。

沈瑶仙面含微笑道：“那是因为，这些不算短的日子以来，我早已默察，并已深深了解了你的为人，你可相信，这个世界上，除了至情如我义母李无心之外，你便是我衷心所敬重的第一个人了，所以说，假使我非死不可，又何不死在你的剑下？”

君无忌摇摇头说：“你言重了，姑娘剑技，我见识过，我只怕……”忽然他神色一沉，目射精光道：“正如姑娘所说，你我两无遗憾。姑娘出剑吧！”话声出口，手腕振动，砰的一声，已自把一口长剑掣在手中。

沈瑶仙略有迟疑，随即亦掣出了剑身。两弯寒泓，分别紧握在彼此手中，这一霎，竟仿佛星月亦为之黯然无光。

却有凄凄断肠声，传之一隅佳人之口，虽只是极为细小的声音，却也难逃过现场对敌二人的敏锐观察，各自一惊，分别移目直向春若水逼视过去。

春若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一霎，在他们双方目光逼视之下，才恍然警觉到，自己竟自泪流满腮，恍惚里出息有声。至此掩饰无力，便自垂下头来。

沈瑶仙呆了一呆，视向正面的君无忌，一霎间面有戚容：“你果然死也无憾，就连流花河第一美人的春小太岁，也为你淌下了眼泪，君无忌，你当知她对你用情之深了。”

“不，姐姐……”春若水忙与申辩，却是欲言无声，四只眼睛，凝视之下，却似各有心声，偏偏羞于出口。

沈瑶仙目光再转，迎接着君无忌怅怅神采，此时此刻，实不欲再说些什么了。大风回荡，飘动着三人身上长衣。持剑相对的二人，更像是为魔力所驱使，在一个偃月的弧度里，缓缓向前接近……

君无忌终于拉开了门户，却是极平庸的一个半蹲式子，掌中剑平指略高，